



金華文統引



愚既為金華五先生正學
編以示諸生諸生復謂鄉
郡文獻殆不止此及今換
而不收後學焉知願輯其
文以著其人愚為考焉得

賢而有文者若干入其文
正而粹者若干篇題曰金
華文統乃讀而序之曰淵
乎浩哉由有宋建炎逮

皇朝成化幾三百年而海內
之文萃於金華矣然因書

論世而得金華之文殆三
變焉周漢間金華越在於
越不得齒上國文物而爲
俗最荒陋自梁劉孝標始
攻文章唐駱賓王舒元興
馮宿兄弟繼之俱以詞藻

發聞然孝標沿六朝淳麗
賓王元興競聲律之末宿
始追古而未脫駢偶固爲
一變矣宋建炎以來范賢
良始論心性呂太史邃於
經史陳龍川好兵律事功

皆內有所主出之以理輔
之以學故爲文揄揚反覆
詳覈辯博而有以明其志
至於恣態變化馳騁上下
渺乎不見其發端止極其
法密其氣昌足以追軼兩

漢而上爲再變矣咸淳之
間大儒繼作如何文定之
醇正精確王文憲之雄毅
深邃金文安之明暢嚴密
許文懿之和平沉實則又
本於玩索之精封殖之厚

雖不期爲文而文不可掩
及考其規撫皆以明天理
淑人心紹正學黜邪說爲
主而一切誣經詭聖尚功
計利之習掃滌無遺足以
羽翼考亭而上接濂洛粹

乎出于正矣嗣是而後作
者紛出若柳道傳吳正傳
之深於經張子長之長於
史入

國朝宋景濂王子充蘇伯衡
胡仲申又以其文翊贊

鴻業爲時宗工然考其淵源
之自道德之歸未有或外
于四賢而立法者而文之
變至是極矣其他雖未及
列而各以其時求之皆可
見也抑予於諸生復有告

焉朱子之辭孔子四教章
有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
存忠信忠信本也夫惟以
忠信爲本尚何行之不醇
文之不懿哉洙泗之教至
是不可加矣金華先正德

烈爲盛其間若顏烏傷之
孝宗開封之忠潘待制之
介以至正學諸儒進退禮
灑然驗之表裏終始而無
或差者是其行之本於誠
信也况於文乎諸生以誠

爲本以行爲先而又由正
學諸儒所造以求至孔子
之教其於文殆庶幾乎愚
昧於是久矣承乏文郡因
仕知學故列朱子之義於
首簡期與諸生共鑑云

正德六年十二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金華
府知府江都趙鶴書



金華文統例訓

呂成公脩文鑑法見宋史

點浮舒故元今如劉孝標駱賓王崇雅取不

特理文學涉於正其義者皆關

朱文公取文字之法見王魯齋文集

文勝而義理乖僻者不取上故今如康末

正心之學陳君朱經此解而贊邪言正者文

辭雖工不取作故今諸名臣對事論及辨之

政術者音不入此集

王魯齋先生曰貴多不貴精後世文集之通



惠此集止二十六卷以真備述百三十五篇

吳王傳作敬鄉錄其序有云其或人文俱顯

錄所不及者亦不無微意焉此皆不入

吳正傳又曰剽竊緒餘掇拾淺陋無關於義

理無裨於正教逞私說肆不根習非聖以

自詭反前人以爲高所謂詖淫邪道傳此正

惟取文者可據以爲法
有尤當牛以爲戒云

金華文統例訓終

金華文統目錄

卷第一

宗澤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乞回鑾疏

又第五疏

又第十五疏

梅執禮

吳彥成墓誌銘

潘良貴

矯齋說

谷雷公達書

鄭剛中

忠義堂記

賈廷佐

上高宗論遣使第二書

卷第二

范浚

應天

遠圖

性論上

性論下

耻說

誨說

答徐提幹書

徐忠壯傳

卷第三

陳亮

論開誠之道

孟子發題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書歐陽文粹後

高士傳序

義士傳序

三國紀年

漢後主

龐統法正

魏文帝

吳武烈皇帝長沙桓王

呂祖儉

呂東萊先生壙記

徐僑

克齋銘

何恪

訥齋記

送余端蒙序

時少章

大節堂碑

嚴州二先生祠堂記

喬行簡

論天下之勢當轉弱為強

卷第四

柳貫

姚燧謚文

共山書院歲書目錄序

故宋宣教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林

公墓碑銘

師氏先瑩碑銘

李武愍公新廟碑銘

送白彥昭序

跋朱張呂三先生手帖

卷第五

張樞

白雲先生讀書叢說序

武義縣學記

書七進圖後

鄭義士傳

吳師道

任人

與許益之書

與劉生論易書

止齋記

果育齋記

蘭谿州新學記

定性齋記

道源文獻錄後題

卷第六

胡助

真西山小像贊

古愚齋記

黃潛

二程子加封制二首

送曹順甫序

婺州路新城記

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張子長墓表

方齋銘

卷第七

吳萊

與黃明遠第一書論日夜食

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張氏大樂玄機賦論後題

會稽傅氏夏小正注後序

讀唐太宗帝範

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唐律刪要序

儉解

春秋傳譜序

春秋通旨後題

卷第八

宋濂上

郊禋慶成詩序

觀心亭記

皇明寶訓序

大明日曆序

昭釜錄序

庚戌京畿鄉闈紀錄序

送王文同序

長州練氏義塾記

春秋本末序

恭題幽風圖後

大明勅賜銀青祭祿大夫上柱國中書
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
公贈朔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
追封開平王謚忠武神道碑銘

大明勅賜祭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
太子右率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
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
省平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武義

康公神道碑銘

卷第九

宋濂下

大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
善大夫章公神道碑銘

荅郡守聘五經師書

荅章秀才書

孔子廟堂議

吳草廬先生贊

卷第十

王禕

封諸王詔

定嶽鎮海濱名號詔

開科舉詔

免租稅詔

正統論

送鄭仲宗序

送紹興守張侯序

郁離子序

水經序

大事記後記

贈陳伯柔序

滄江書舍記

婺州路均役記

南康六老堂記

卷第十一

蘇伯衡

懿祖謚冊文

懿祖妣謚冊文

送晉二相江君序

慎脩齋說

梁說

嚴航辯

友恭堂記

節義堂記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數田記

瞽說

卷第十二

胡翰

孔子家廟碑

越國公廟碑

井收

羅文質公集叙論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谷汪秀才書

白雲亭記

嚴氏子字辭

戴良

說佩

汪節婦傳

卷第十三

吳沆

六經師律序

兵禮

王紳

盤庚遷都論

遜志齋藁序

存齋記

滇南勸哭記

章懋

東陽縣脩學記

東陽縣覈田記

陸生良甫字序

嘉樹亭記

蘇東上

金華文統目錄終

金華文統卷第一

宗澤

字汝霖義烏人仕宋值靖康難勸康王正位以係人心任東京留守兼開封尹收治汴都力圖恢復請高宗回鑾表疏至二十四上弗聽抱憤以卒後謚忠簡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其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當傳之億萬世今方二百年豈謂賊虜橫肆邀迎二聖與諸親王渡河北去天下百姓所注目繫其望者惟大



元帥康王一人大元帥行之得其道則天下將
自安宗廟社稷將自寧二帝二后諸王將自回
彼之賊虜將自勦絕殄滅大元帥行之不得其
道則天下從此而亂宗廟社稷亦從此而傾危
二帝二后諸親王無寅緣可回賊虜愈熾亦無
因緣可亡此事在於大元帥行之得其道與不
得其道耳其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日近剛正
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諛佞三曰尚恭儉
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
而退私僞是五者甚易知甚易行然歷世莫能

知莫能行者由剛正諫諍恭儉憂勤公實之事
多逆于心也柔邪諛佞驕奢逸樂私僞之事多
逆于志也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
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合諸道者君子也合
諸非道者小人也願大王於應酬答問之間以
茲五事卜驗則君子小人了然分矣某之血誠
痛切每思我宋本嗣無疆今勢孤危岌業如此
某願大元帥大王左右寧膽不忘在濟時銜夙
夜羨墻不忘我祖宗時則天下可安宗廟社稷
可寧二帝二后諸王可回賊虜雖熾可勦絕殄

滅失何遠之有在大元帥大王力行之而已

乞回鑿疏

按公有二十四疏

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非泊然無所爲於事也事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水有涵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積用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下免乎昏墊而真厥攸居茲無他皆堯用禹之力也臣竊聞將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衆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賈販之要區也農籍

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朝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寔憂群臣無遠識見恐贊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無所忌憚所以曾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宸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

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唱為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輩陰與賊虜為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勅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謁款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姦邪輩陰與賊虜為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誠恨其學問荒鄙不能以激忠義之辭仰動天聽臣不勝涕泣痛怛之至

又第五疏

臣恭惟我大宋深仁厚德滂瀉方夏幾二百年一旦金賊邀迎二聖京師士民皇皇無依嗷嗷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兒而失其慈母者忽聞陛下龍潛在濟於是謳歌竭履交走道路茲乃祖宗湛德浹洽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尚留南都臣自到京師聞道路籍籍咸曰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故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捨我生靈使我未有所仰乎是都人之望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

曰六龍俾人感羣華之至深慰其心臣前劄具
奏以謂得其民當得其心其所欲與之聚之所
惡弗施爾也若陛下曰鑿汴邑是人心所欲也
願陛下與之聚之陛下聽姦邪畏避賊虜之言
妄議遷幸是所惡也願陛下勿施爾也老臣血
誠言不盡意

又第十五疏

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
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一黨曰
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天下

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致
君於無過置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
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迎
逢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
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
志氣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
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留心惻怛爲陛下思承
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可惜又不爲陛下
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豪塵沙漠翹翹後望
大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爲陛下思祖宗西京困

陵寢廟爲賊虜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爲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爲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塗炭劫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南嗟乎爲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竭愚忠爲陛下保護

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狂妄干冒其俟鼎鑊

梅執禮

字和勝浦江人仕宋被薦不私謁宰相爲中書舍人糾論皆見聽以正責王黼被奪職靖康難虞質二帝謀劫之不果虜大索金帛力拒之遂遇害贈至資政殿學士

吳彥成墓誌銘

宣和二年冬承信郎吳彥待次京師聞青溪盜

日熾亟命舟東下或挽而留之不可曰吾母垂
白與迳逝其忍一日安此乎比渡江杭州已陷
遂聞鬪乎海道明越以趨東陽距家僅一舍許
卒遇盜不得歸蓋三年二月庚午也五年其孤
馳介乞銘於余不果作明年又以書來曰先公
生負氣節喜從賢士大夫游其志非淺淺者而
不幸死於盜必不得銘無以葬則公謝一切金
以矣何諛墓之嫌於是為攷次處州會昌丞宗
壬所狀而叙銘之翁諱圭字彥成世家婺之
義烏曾大父造大父堯父袍皆隱德不耀翁資

侗儻形貌魁偉遇事廓落無所阿私有以急告
者不問踈戚貴賤悉怡然濟之倉卒值入健敏
可用輒盡護以金帛初不立券任也人亦感厲
自效無肯負護者隣里有爭辨率就質焉無不
得其平而去或議別居多紛紛不決須翁居間
乃曲聽後無復間言大抵其外和易謙恭而中
實嚴重不可欺犯縣官吏豪右有為一非義必
委曲摧沮使不得騁以故毀譽常相半而翁固
行其志不奪凜然有古任俠之風三舍法行州
歲貢士多困於聚糧翁每夙致厚贖不俟其有

謂也他日比郡預貢生有聞風而踵見者太學
程生績家鄒而窶其親大事未舉衆故人貸錢
三十萬將有營於浙而同舍生漢臣悉受之使
持要取償於兄績信之不疑也既達發出其要
兄輒給曰是非漢臣書須其歸面質耳翁恨績
留滯召漢臣兄詰之不變即日出私帑代償如
其數縣作浮屠繡川湖中以奉製林大士又作
神霄玉清萬壽宮棟宇像設所費皆不貲翁一
一樂施不以累衆州檄縣急須米數百斛縣均
賦於民民囂甚翁密發諸廩大治米以白金曰

米方騰貴取於民必擾而難集願併代民輸之
嗣請其直信宿米達州州大驚喜以令爲才初
入國門道遇鄉士葉祖信者方僕僕爲故太學
陳生哀具棺斂翁遽曰暑溽如許湏衆則事緩
矣立知所費周之其輕財重義出於天成種種
類此翁繇孤童承家料理生事得所以操縱取
予之術坐致千金凡老於貨殖者皆自以爲不
可學而諸弟若姪洗洗恟恟舉蹈繩準相與爲
善浸成望族矣俄嘆曰吾念大姓辛勤立門戶
不一再傳輒蕩析不能守者常有婦問之白縣

世爲義居如其誦遂刊石以志不朽晚治第闕
館延納四方之遊士雖甚寒暑無倦容又方列
治三閣收置儒釋道之書使子弟賓客周旋其
間此其爲善之志殊進進未已也於是弗得其
死而死聞者惜之方東下時余嘗與論今日之
盜當以術取而不可以急攻若徒擁大兵從其
后軀之則浙以東將大殘躡萬有一窮迫且散
而之海之關不易得矣如漢所必取項氏也然
舍項不取而先使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代取
趙取齊審項已孤一舉而得正如善救焚者必

先毀旁近屋以絕其延乃易撲滅今盜据睦山
谷而陷其官府即出入跳梁不過一郡間若姑
置弗問而分命大兵屯浙東西州使他盜不得
相因而起盜亦畏縮不敢出巢穴徐遣所募鎗
杖手輩迭進而撓之可以旬月禽耳翁喟然曰
此圭所以歸之意也盜負險隘非鎗杖手不可
以深入然此曹烏合任氣不相下則心不一心
不一則力不齊惟啖以厚利而擇一二猛士總
帥之庶幾人人用命吾州有屠大防者強力絕
人少習爲儒生不得意棄去習武技而精平居

飲酣無所施其勇往往公取牛羊殺食之數近
刑輒有天幸得脫去實遇之有恩歸致此人盜
不足破矣其后盜平問所謂屠大防者果嘗馳
保翁家久之弗去自言當殺身以報翁轉海上
淹回而翁之弟待弗盡禮謝去自遮護其所居
左右鄉盜無一敢近既而破滅數十洞斬獲不
可勝計軍前功第一以白身授官至武功大夫
其子弟其奴並入賞典誠使翁在鄉里不出出
而亟歸必且大捐金收召武勇而得屠爲之倡
威著遠近盜必不敢窺發守令必不返他盜必

不起而平民所腦必不至於塗地其爲功也又
豈止如屠而已哉翁在京師賓游接武爭願出
力爲翁用有事中貴人皆欲使因已而翁笑
曰男兒通塞固自有命至折腰屈膝事中
貴人乎判太宗正帝王仲忽聞而高之
薦出門下春秋五十四以六年二月丙午
葬縣東縉雲鄉永昌村前山之陽娶陳氏子男
三日宏司越州士曹事則乞銘者也曰顏老子
卒曰康老尚幼女四適太監助教宗公璋順昌
府汝陰縣尉王鑄餘皆在室孫男一曰克昌女

二銘曰存亡死生任俠之義伊呂孫吳貨殖之
智遷史所推殆有微意豈其崇進姦雄勢利斷
斷文士鮮足與議必也狂狷柰何擯棄吾銘若
人以是無愧

潘良貴

字義榮一字子賤號默成子金華人仕宋
不肯婚王黼章惇及不交蔡京父子論何
稟汪黃時事連被斥秦檜擅朝廢不起守
貧無營朱子稱爲可當夫子所謂剛無慾
者

矯齊記

君子知強爲善而已矣皇恤其他而世之忌人
脩者無以蓋之則群聚譁笑目之曰矯特立獨
行之士固不爲變而中人懼其加已也往往無
媚軟熟不敢出一善言行一善行卒至於無所
忌憚爲小人之歸而后已予自出仕見士大夫
習以成風敗壞天下人材不可勝數心甚悼之
中庸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
哉矯凡四言之不以爲煩考之六經未嘗若是
諄諄者也是矯者君子之所務而衆入之所忽

古人以為訓而今人以為病也近世老師宿儒
為中庸傳者以十數未嘗有斷然發明子思此
意者尤可嘆也夫均是人也性近而習遠所以
相遠正在矯與不耳情動於中物誘於外擇之
不精執之不固鮮有不喪已於物者詎可一日
不用力於矯邪視聽矯之言動矯之一切惟禮
之行義之由道之適久則若性自為矣故強勉
行之與安而行之者成功則一予謂中庸一言
之則曰矯二言之則曰強勉皆聖人忠恕進學
者之道也吾宗伯益端雅而尚志求予名所居

之齋因榜之曰矯蓋予竑常子思之訓今老矣
俯仰樂而無愧故以施予子其懋哉

荅雷公達書

世謂其書為磨鏡帖

諭以聚書飲酒為樂比吾人之習氣也然酒不
可多飲大率此物入口則昏過量則病聖人於
書獨作誥一篇易六十四卦終以濡首為戒禮
使人飲酒終日而不得醉蓋禍患多生於此既
作郡充宜節慎也老而讀書不須務博當研味
聖賢立言指歸以洗心礪行則老而益精明士
人至晚年倒行而逆施之者十常八九正為不

解讀書爾僕自諭為昏鏡論書為磨鏡藥當用此藥揩磨塵垢使之通明瑩徹而后已若積藥鏡上而不施揩磨之功反為鏡之累故知託儒為姦如張禹孔光之徒曾不若庸夫愚婦也公以謂如何萬里通書不敢效常人作諛言以孤遠意此在友故態也幸一笑丙之

鄭剛中

字亨伯金華人居北山亦以為號仕宋數論事得大體宣撫蜀西人稱如宗忠簡在北後元惡秦檜貶死

忠義堂記

永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守陳公之所建也紹興丙辰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會稽李公來鎮是邦既見吏民間疾苦頒條教約與為清淨之治一日過其上顧謂僚屬曰是堂規模闕偉而創立命名之因無所稽考吾聞魯公唐人之英言忠義者莫先焉後五世流落為溫人魯公末年親書告牒其家傳寶之郡嘗為刊於石邇者天子官其家永嘉者二人家樂清者一人所以彰遺烈而播餘芳者多矣雖魯公之名

所在咸仰要之此邦乃其遺跡流風之地吾今
求其像繪置堂上從其石刻列之兩旁使后人
知堂名之有屬公等以爲宜乎幕吏東陽鄭某
避席改容而言曰真卿小邾子顏公子友之后
自顏舍爲晉侍中相傳七葉皆以忠孝名世至
有唐真卿杲卿以堂兄弟門戶並立杲卿常山
之名旣凜如霜雪希烈之變真卿復能振顯于
後天其以忠義萃一門乎嘗考魯公上世凡能
盡忠於國者無不以孝行稱由是善爲臣子者
於忠孝之道初未嘗析後世道德不純風俗凋

落臣子分兩途始以忠義爲難事至若魯公處
死之節論者儒之而識者尤以爲不足道觀其
平日議論慨慷落落難合唐旻誣之李峘非之
李輔國元載盧杞輩怨恨切骨而公益自信知
愛君憂國而不知禍之及已此蓋能以事親者
事其君故也忠義天下之大閑也偷生假息固
可以延亂臣賊子之命而英聲偉烈常出於姦
鈇逆鼎之旁二者唯人所自擇而已矣公爲政
之初暴揚茲美非但可以慰顏氏之精爽亦足
以銷杞載輔國千古糞壤姦人之氣其誰曰不

宜公曰衆以爲宜則子爲我記於石

賈廷佐

字子野東陽人仕宋爲桐廬縣主簿兩上書論虜終不可和欲斬王倫失意用兵人謂其憤激不減胡銓云

上高宗論遣使第二書

正月初七日具官臣聞季文子之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見無禮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又聞歐陽脩之言曰士大夫光榮而飽不以國事爲憂唯李翱怪唐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

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今日虜計叵測以和好來而使以詔諭可謂至無禮矣臣食陛下之祿不能致鷹鷂之効徒懷李翱之憂流涕慟哭未知死所臣近者不度愚賤嘗遣人詣闕冒進封章瀆犯天威自量必有斧鉞之誅而側聽踰旬威命不至但見道路滯傳十二月二十五日行在勝示謂大金許歸梓宮母兄復還河南故地並無須索二十七日遂迎虜詔入內廟堂事祕臣不知其詳

信如王倫之說奉虜人之詔不振一戟不煩一
戈迎母无取梓宮坐收故地則可與舞干羽以
格苗同日而語此陛下脩德所致邪抑朝廷有
大賢者虜憚而爲此舉邪陛下自視二者若茫
然未有則虜人之所以啗陛下者正可以爲吊
不可以爲賀亦有以吳越之事告陛下者乎越
王勾踐因吳太宰嚭以行成率衆來朝吳王大
喜過望以爲信然獨伍子胥懼力諫以浮辭詐
僞慎不可聽吳王怒賜胥屬鏹之劍子胥曰必
植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而抉吾眼置吳東門

之上以觀越之滅吳也其后越果大敗吳而滅
之遷其王甬東與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
能事君王也吾悔而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
乃蔽面而卒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今虜之玩
我猶越之啗吳耳虜日以吞我爲心何憚於我
而欲歸我母兄還我故地夫三關不復雖得中
原陛下何術以守之縱以虜人和議灼然可信
旣歸母兄矣又曰還我故地矣是虜之德我甚
厚異日無厭之求難從之請陛下將何以應之
陛下獨不念劉豫之事乎豫父子事虜甚謹而

虜忌務稍振而燕之乃縛其子又縛其父束於
闔闔之中以聽虜詔盡是詭偽之辭其凶險本
情類皆如此臣以謂今日之事正如吳王墮越
計中日后必有劉豫之禍可不爲之寒心陛下
縱欲以母兄爲辭臣事犬彘偷爲目前之安自
此國勢衰削太祖太宗基業之盛隳於陛下之
手無復中興之望復何面日戴黃屋王天下哉
傳曰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有地
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及後蒙恬侵胡
關數千里匈奴不敢飲馬於河恒謹烽燧然后

敢牧馬故曰夷狄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
今天下切齒恨不食王倫之肉人心忿厲莫不
願爲陛下死事至此極矣陛下若一旦不勝其
憤屏絕和議訣之於天與四海誓雪大耻如探
物囊中可以必取陛下何憚而不爲此臣聞文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以遏沮謏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是也武王
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祐下民作之君
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惟
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是也以文武之至寬

仁事有不可忍者見於一怒遂安天下之民此所以爲文武也又若齊威王之初委靡不治諸侯並侵於是發怒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遂發兵擊趙魏盡是請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歸非諸侯聞之不敢加兵於齊者數十年由此觀之救衰弱不振之敵莫先乎自強陛下以堯舜文武之資遭虜陵侮爲日久矣今日之使尤可恠駭陛下何不發文王武王之怒圖中興之烈况以天下之大承祖宗積累之基厚澤深仁在人未替詎可甘心爲虜藩鎮取笑後世賈誼所謂

勢旣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其安窮陛下寧不念自建炎以來敦遣使臣冠蓋相望徒爲紛紛略無小效雖微考諱旦尚不得聞今日遽於還故地歸母兄納梓宮則是虜人爲君子長者之事自古夷狄之所未有方虜之深入也席卷皇族不以爲厭又復長驅飲馬江浙陛下爲漢高之困者數矣其殘忍酷烈如此是心安在陛下今日能保其爲君子長者而無後患乎不然則將以我爲劉豫縱不得已欲爲母兄少屈又念安然以復故地臣恐異日必有不可堪者而况禘

喉之地虜既自據蓋如往時收復燕山以彼所棄來困我耳陛下雄材大略春秋鼎盛儻於此時翻然易慮爲光武之爲則萬世而下仰陛下爲聖主顧不韙哉臣切謂皇天仁愛陛下所以告戒者甚明乃者季冬十有九日辛未天震雷其占以爲國家號令失常舉措錯謬又占爲天以雷霆爲威君以兵刑爲威暮冬而雷此不測之雷也時方伏藏俄然震警出人意外良由國家萎靡虜人嫫侮天意不平欲陛下震不測之怒行不測之威亦猶皇天震不測之雷也雷出

地奮曰豫豫之卦利用行師此天意也陛下有將兵何不試用之用之勝可以爲光武用之未勝保守長江尚不失爲元帝何必含羞忍耻乞憐於天哉陛下毋憚虜強謂不可敵漢武帝時軍臣伊穉科單于馮陵不已武帝震怒選任衛青霍去病以攻之未幾衛青討蒲泥破符離逐白羊擊樓煩而匈奴遁霍去病鏖皋蘭下斬折蘭盧侯二王而匈奴降自是匈奴太弱稍息風塵之警言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而漢人奮不顧命以直前雖匈奴之黠亦所不能當

也又若李唐之初頡利嘗率衆百萬掃境入寇太宗念欲刷耻於天下遂率六總管出通漠出定襄出金河出大同出常安出廣武以討之無何俘頡利告太廟遂空漠北之庭夫漢之匈奴唐之頡利若不可敵然終底滅亡消息盈虛理當然耳今虜之罪惡過軍臣頡利遠甚皇天后土亦厭之矣願陛下悟和計之非是下令四方發文王武王之怒行漢武唐宗之師四封之內四封之外選賢任材共圖興復分道並進夫我虜以為我不足與者而我遽爾奮發非猶人助

之天亦助之矣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又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惟陛下思周易傾否變通之理赫然奮發如天震霆功光祖宗為宋中興之主則天下幸甚萬一優柔不斷姑且善為之辭回還虜詔一切示不敢當而我日修守禦旋為之謀亦不失策彼犬彘者寧有好心為我若必取信王倫隱忍自屈為虜劉豫方且稱慶以迎梓宮毋兄以復中原故地則是墮虜計中天下大事去矣臣甘為子胥之死快眼以觀天下之大盡為虜有耳陛

下當彼之時雖悔何及臣非不知言觸忌諱必
遭誅殛然憂國之心懷不能已庶幾宗廟社稷
之靈助臣精誠上感天聽其敢避死使后世有
秦無人之歎哉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余方讀此出見其激憤慷慨以為又胡澹庵也上及視之乃
曾主陽上高宗書也五是以揚眉吐氣嘆宋能之有
豪傑英雄

金華文統卷第一

